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銘

中大夫直龍圖閣知青州軍州事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說字巖夫其先自太原徙真定又徙洛陽
今爲洛陽人曾大父彬曾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崇
國公大父化基禮部尚書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魏國公謚惠獻父舉正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祁國公謚安簡公家自魏公始大祁公
繼之皆輔政忠清亮直達乎三朝公世貴幼喜學問
自脩雖以蔭得官竟取進士第自太常寺太祝遷光

道經卷五
祿寺丞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
職方員外郎屯田都官郎中官制行改朝散大夫轉
朝請朝議左中散大夫拜中大夫加直龍圖閣勅上
柱國爵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三品服
歷管當在京軍馬糧料院馬步軍專計司西京陝府
河陽鄭州提轄收捉私鹽通判滑州相州知衛州常
州臨江軍晉州徐州尚書倉部郎中知密州涇州尚
書祠部郎中知相州太府少卿知鄭州荆南府澶州
河陽河中府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青州兼京東
東路安撫使建中靖國元年十六日終于青州治所

享年七十有四初爲衛州年甫三十適天下久無事
法度寢弛吏襲欺罔顧公甚少裕然儒者易之抱案
却立視公所爲公徐爲裁決皆中幾要時有縱舍不
可搖奪吏始畏服旋以治聞常州士喜學公爲延致
名儒臨川王安國平甫教授平甫時雖布衣義甚高
非賢有禮弗就旣從公游士人慕鄉自遠而至未幾
朝廷改科專用經術常之士試開封禮部及策于廷
皆第一已而相屬爲從官郎吏二千石者甚衆世益
以爲美談臨江介於虔吉俗喜鬪多誕謾富室子殺
人賂人代之獄具辭服公顧謂曰汝顧利許人以死

獨不為父母妻子計乎囚色動具以情告民安於習俗吏恬不加察公以一言得之遠近懽頌晉人朴厚尤樂公簡易力請于朝為留五年常有調發興作聚民于庭諭以利害戒以期信民相先從之未嘗告勞至被璽書褒諭勞賜金帛徐得巨盜久訊不承及公至專以恩信為治囚聞之泣曰我曹幸當平世何苦如此不過吏迫之急耳今幸得公雖不獲自新復忍欺之乎願抵罪無恨由是盜益銷靡相州洪福寺火邏卒救止因有所攘連逮頗衆公曰始需其功旋治其罪後有警何以使人且及無辜吾不忍也迺令自

陳坐者無幾後公從子行境中夜半車乘相屬或謂其徒前此能如是乎從子問之曰吾境多寇奪為行旅患今郡守以誠置人腹中茲偷不忍撓之因得夜行從子以告公曰茲適歲豐耳豈吾所能哉鄭當元豐時地狹民貧不能輸役廢為縣後復為州且更用差役法取辦境內紹聖初復免役詔以八事尤先裕民公會屬邑今議于州擇其善者奏行之歲弛緡萬有奇民尤以為德湖北兵與湖南竝將因更戍嶺外涉橫欽廉象四州之境多死亡者以故難於招募且乏事公謂廣西被邊之地移兵於其境內則習瘴癘

無甚憚湖南北兵交駐潭桂則近戍而不勞又控扼
衡荆緩急可用仍不畏死樂於應募有五利焉條列
以聞朝廷嘉納大河東流新堤始完主者懼力怯衝
墊陰決下流以殺其勢水泛溢平野凜州清德軍皆
被害州縣顧望莫敢言公即奏曰吏畏罪過甚乃移
患于民願亟察之朝廷遂遣使相視塞決口民以安
堵河陽夾河爲城會秋雨甚水大至城不沒者數板
州人惴恐時公已年七十餘曰吾爲守與城存亡者
也雖老敢自愛即率僚屬躬爲顧指得其要害冒雨
督治建暮不少休衆益安之治逾二年無犯死刑者

有芝生於廳事今天子即位之初公自河中移鄧州
請入覲對稱旨擢拜太中大夫知青州議者謂太中
儀物視從官不當叙遷公亦堅辭改直龍圖閣公素
康強未嘗臥疾一日會親族燕飲言笑自如夜分安
坐而逝公到青纔半月然民已懷公爲罷歌樂屠宰
者累日公性寬大渾厚不見圭角明白洞達內外如
一遇人無貴賤皆爲之盡禮雖欺罔誕謾一以誠報
之聞人之善惟恐不及至過惡則爲掩覆庇護雖親
密不以告嘗有所厚雖或負公益不忍傷其意故雖
悍戾偷薄之士始見之而肆中則愧終則畏服而敬

道續集以卷五
四
之平居怡然能自娛適毀譽休戚不以干慮視宗族
極恩專蔭補多及疏遠與交游終始無窮達之間其
爲政以忠厚仁恕爲本扶善抑惡銷絕姦慝不喜近
功小効搜摛隱微悅可人意不飾繁文末節馳聲譽
苟進取僚吏能否皆因任之既各盡其材又爲之掄
揚薦達期於成就或陷於罪戾必反覆戒諭終不廢
逐告以善則欣然從之如自己出有所爲後有言其
非是者亟爲改易無愧詞吝色前後守十五州歷五
朝政治損益尤多平心一意無所觀望仕皆循次未
嘗驟進亦終身不掛吏議然所臨皆要藩劇部當天

下全盛之際人物阜蕃兵革銷弭各因其俗治以無
事出入休顯垂四十年康寧壽考爲世榮觀近世名
卿未之及也自魏祁相繼顯用公復與兄誨子瑜並
以器能進擢其使大遼實兄弟相先後其在相州瑜
適守滑夾河相望長婿爲樞密直學士更踐要劇亦
復與公同時時論美之公喜學晚而不倦有文集二
十卷詩集十卷娶錢氏河南郡君李氏河內郡君薛
氏河東郡君子男三人瑜朝奉大夫京東路轉運使
先公而卒琮知相州錄事叅軍河北路鹽事司幹辦
公事璆太廟齋郎早卒女八人長適樞密直學士孫

覽次適承議郎李去盈次適通直郎楊彥章早卒次
適承議郎陳扶次適瀛州防禦推官許子卿餘並早
卒孫男四人良治郊社齋郎良史良質並假承務郎
良式尚幼孫女三人長適承議郎尚書比部員外郎
周紳次適穎昌府觀察判官孫焱一尚幼曾孫男大
倫郊社齋郎曾孫女一人未嫁其孤既以其年九月
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大樊村先塋之次屬尚
書禮部員外郎榮君輯狀公行事求銘於浩浩爲穎
昌府教授時公之子瑜提點刑獄辱知其甚厚又與公
之孫良治友好蓋嘗聞公居家歷官安於爲善絕口
不以語人故雖子孫亦莫得而知其詳然自其所可
知以推其所不可知信賢矣哉乃爲銘曰孰不從仕
仕或謀身孰不爲善善或近名有賢王公中道是循
弗屈乎已弗異乎人孰險孰易孰疎孰親五朝四方
一以其誠身名從之迄用有聞其聞顯矣其心則純
不見有物爲吾死生安坐而逝世益公賢安簡之子
惠獻之孫亘千萬年儼其如存

真淡先生唐公墓誌銘

唐氏遠矣世不乏人惟晉昌太原京坻秦州北海五
族最顯天復中逮威軍推官名希顏者避地錢塘生

仁恭爲監鐵判官贈太子太保太保生謂爲通儒院
學士從忠懿歸本朝出守秭歸因家江陵終職方郎
中贈太子太傅今江陵錢塘之族皆出自北海太傅
生極才氣爽拔與孫何齊名弱冠登甲科又與寇萊
公爲忘年交丁晉公爲布衣舊略不爲之屈以故仕
不脫州縣棄官去其後謝公絳判流內銓疏其節以
聞持轉大理寺丞遷殿中丞致仕生一子是爲處士
愈處士尚幼慨貧無以養乃捐書力穡亟成其家以
適親意先生處士第四子也母某氏先生諱旣字潛
亨又取水一火二號真淡翁先生始生殿中君仰觀

而占曰水躔翼軫楚分也法王文明吾孫骨相異其
有以元吾宗乎初學即與其兄子思寢食自勵子思
亦先生流亞也鄉人以此慶處士有子稍長遊大學
同舍老生對之歛容不敢惰伯父質肅介方叅大
政愛歎以爲類已奏試王簿于將作監鍊其廳中別
試異等聲動場屋丁處士憂服除不復赴禮部山林
獨徃之意於是萌矣親友勉之調渝州巴縣尉非其
好也未幾謝去築室于漢水之南居其完顧書籍猶
假於人遂去吳粵悉售以歸掩關卻掃凡二十年始
也日有所爲以若干爲准雖寒暑風雨不廢以爲積

小致高大當如此故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而終也自守其約於象數之外不藥不臥不寢不續草衣藿食往往辟穀日誦易老子黃庭一過而已嘗曰在易之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體之則亦財成輔相以左右身吾非悅生而惡死所以尊生者上以報生我之施下以善吾死耳人有疑其不置像設者曰覆載俯仰皆神明也豈像設所能盡耶吾事之以道自謂勤香火者無以過也其所養蓋如此吏部尚書彭公汝勵按刑京西時就見之自以為弗及左司諫孫公諤為淮安守聞

且過郡迎謁歸心焉至闔城扉留之盡其像以慰其別自餘名人豪士有獲際者觀其貌龐眉頰頰天庭骨隱起如徑寸珠聽其言從橫無滯較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靡不固然自失也以故通經者服其得先儒未決之秘博古者服其貫方冊所載之詳修真者服其造一氣未形之先善書者服其妙八角垂芒之體下至百工衆技亦皆服其巧出意表然先生初不以此自多也遇人有所不及人自服之耳或曰此特往而不能返者奚為哉及觀其語學者則曰古之人身包形器物來則任以形器之所宜固有歷聘以觀

其不可與有行者若合不合則歸於道之興廢焉
或運天下如反掌或準天下以言行其致一也又嘗
因詔求言欲令其子條列復井田修廢官之說以獻
彼以為往而不能返者果知先生也邪門人魏倚取
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槩之幾
矣教子務克其德性且曰良能富於已何得為貧識
者皆貴之何得為賤此天下真富貴也安能自立足
矣餘聽命可也惇叙姻族尤有恩義貧不給者衣食
之婚嫁之死則哭之寢門以盡其禮將逝之年玩易
不去手每有所得必肅衣冠北向稽首以為目中了

然見六十四卦定位於天地之間庶幾不為仁智所
域與昔日以意致之有間矣但神機不可輕以告人
一日忽屏人獨居家人意其不快呼醫遽止之曰吾
無苦然諄諄贊易以為道之至數孔子言之妙不遠
則天且有則况其几乎老子云道大體而已默推此
語始於數之至神者先受之也後十日命汎掃道室
聽醫診脉平不異他日俄而正坐妻子環侍了無一
語儼若假寐然逝矣自啓手足至大歛體溫如平生
實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也前此書有白星隕道室
前乃先生生日八月八日也越月而逝異矣夫享年

五十四娶陳氏左中散大夫習之女知書有賢德能
佐先生立其家而成其子子男長曰愁次曰哲習舉
進士修身慎行似先生者也先生流澤其由此而光
乎幼男節與二女皆蚤卒文藁十五卷邦典二卷一
論三卷門人集所聞爲說約十卷其家卜以崇寧元
年三月甲申葬先生於襄陽縣隆山之東原前期愁
持魏倚狀走京師屬銘嗚呼先生於浩厚矣嘗謂知
其心者天下一人而已前年九月浩以諫官論事狂
妄竄新州先生留荆門待焉誨告識悉無所不及既
別明日又追路語曰我昨夕深念尚有某事未竟浩

竊疑之先生寶練神氣面有孺子色而浩方且惕處
瘴氣必死之地不復相見決矣孰謂未一年浩偶蒙
恩生還而先生奄忽與化俱耶浩教授襄陽時見先
生本周官以釋春秋謂之邦典因勸盡釋諸經以發
吾覆先生約五十五歲成之又孰謂五十四而先生
逝耶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先生
平日齊家與檢身等教子與正心等固未嘗頃刻置
也而將逝之際乃獨不留一語蓋不知所以忘而忘
焉至矣乎非死生無變於已而能若是乎使其家不
以銘見屬獨當自以文字發潛德之幽光矧其子不

遠千里匍匐踵門哀訴如此其勤乎於是掇其遺事論次而為之銘銘曰其傳有書其似有子其不可得而泯者無所終窮其五十有四者數而已矣光莫隆乎日月大莫外乎天地萬物各正性命於其間孰能妙無已以為已嗚呼亘千古而常今先生其在此

張唐英墓誌銘

君張氏諱某字唐英常州宜興人曾大父延矩大父麒麟父宗道皆晦殖厥德至君遂奮立為儒家纔出就舉即為舉首修簡胡公宗愈司封丁公儻皆一時領袖乃居其次二公得其文讀之欣然無異語自至和

迄元豐二十一年間六試于禮部二豐八年當以累舉特持恩與其類策試既已為第一與進士試又入第一第遂賜進士出身調蜀州江原縣尉終更當進秩會脩簡公帥成都辟置幕府不行辟監嘉州豐遠監考滿當改官有司輒疑沮例故可辯懼拔以累人弗辯遂授淮南節度推官監高郵稅用辟移監海州臨洪場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日卒于官享年七十有一君以奇童子拔起壘敵不舍晝夜博極群書作賦以賦稱治經以經顯學者翕然師之張莊張氏賢高一方筠州高安尉積寔是王家事人以利故多為

其竊笑獨君居其館訓誨其子弟十年未嘗干一毫
高安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君赴江原且行高安已得
疾猶力疾入城餞君君行而高安卒在嘉州兼教授
月有食錢積二歲一不取或詰其故曰錢不足以贍
諸生可分以自潤乎士大夫高其義爭遣子弟從之
學外姑老矣無子而孫甚貧乃奉以入蜀及其亡也
多勦君火其柩君泣卜曰恐帶此耶雖險遠距吾鄉
不過萬里耳竟護以歸葬居為徒行雖夜分必冠帶
朋友止之曰幽有鬼神其可分心接人無賢愚少長諄
諄曲盡誠意外若無所不可其中介不可奪至今鄉

人時時道君作為以警後生至有追感而流涕者歌
詩雜文僅存二百篇為一帙藏于家兩娶吳氏前室
生一男早卒一女歸貢士陳策後君卒繼室生二男
孝述孝立皆篤學自重必能元其宗一女歸進士嚴
知訓孫女一人孝述等卜以崇寧五年十月乙酉葬
君于晉陵縣萬安西鄉姚野村之原前事持其內兄
進士吳燮所為行狀且泣且拜請銘夫君蓋鄉先生
也安可辭遂銘銘曰誰為幽明吾一貫之誰為義利
吾一判之彼或言不足吾裕然行之貴富賤貧誰其
令之順受其正終身其寧之子孫其承之福祿其迎

之不俟已日君子信之

胡子正墓誌銘

晉陵胡氏於東南最爲名族自文恭公貳樞府脩簡
公丞中臺其子孫昆弟以文學政事傑然見於世者
踵相尋而起入居臺閣出擁節旄藹藹其盛未艾也
其或抱才而處分老沉潛則奉家法以周旋終始無
憾庶幾乎夫子所謂在家必達者若君是已君諱元
鈞字子正諱宗度之子太常寺奉禮郎諱亶之孫贈
開府沂同三司沂國公諱寐之曾孫視文恭公爲從
祖脩簡爲從父自豫章徙常之晉陵至君五世矣君

旣學夙夜克勵期顯親不幸失所怙諸弟幼奉禮君
年高聚族白口無羸貲慨然歎曰古人之學孝友而
已奚必以仕進爲哉遂專力以任家事奉禮君與母
顧夫人無不意滿以終其壽撫諸弟至有家室猶不
以事勞之有所入則付焉不私一毫故合居三十年
愉愉怡怡鄉邦稱慕迨今諸弟皆安富佚樂君力也
歲大疫族人有舉家病者死且過半親戚畏避莫敢
視君聞亟往具棺歛營藥石存亡咸不失所同母兄
俞氏夫婦亡無子君收育其孤女如已女當行又擇
士以歸之鄉人或繫獄計寤妄引君欣然誣服以脫

其罪或貸其金不償輒折券不問平居喜賓客晚益
饒裕其子璿又能以君之所以奉親者奉君闢館藝
園順適君意君乃不復事事日與親朋把酒笑談而
已嗚呼不有其身以自奮於俯仰之間既已說其祖
安其母而均及諸弟矣又推是心以施乎鄉黨之人
同其憂樂不但酬孝友之言而止賢矣哉大觀元年
七月五日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初娶李氏後
娶華氏子男五人伯倫伯強伯玉伯勤璿皆舉進士
伯勤而上與女一人皆早卒孫男三人遷達逸女四
人璿卜以其年十二月甲子塋君子晉陵縣孝仁鄉

黃塘之原同李夫人之域前期以通判處州承議郎
周君况之之狀求銘於某某於君夫人華氏為內弟
又壻孝如此其可辭銘曰孝於其親友於其弟孰為
古人之行之是奮其一身裕及三世內外卑尊貫以
誠意居三十年莫知其異爰建宗黨爰建閭里爰舉
斯心有恩有義人之所難獨以為異是亦為政何必
從仕尚其有承以光受祉

強君翊墓誌銘

君強氏諱 字君翊常州晉陵人曾太父又瓊太父
明父弼秀州嘉興縣主簿母葛氏福昌縣太君強故

望一鄉自嘉興以儒起家盛益顯於東南君與兄俶
皆以文行知名雖數貢不偶而氣守彌固問學愈篤
一時名士皆樂與之遊父母既沒泫然歎曰祿不待
養矣尚何爲於是不復事科舉後免解當推恩皆不
赴久之兄俶熟勸偕行遂以元豐五年釋褐授河南
府密縣尉秩滿調潤州金壇縣主簿引年致仕改承
奉郎今上即位遷承事郎賜緋衣銀魚崇寧五年九
月十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娶吳氏有賢德子
男三人舉進士長曰汝嘉能竭力奉親親悅之次曰
璿才登第而卒季曰九齡女六人長適承奉郎通判

滁州邵壘次適進士丁除錢世茂李孚盧察程偕孫
男女六人君志趣宏遠又博通載籍練達天下事若
素宦於朝者晚僅得一官曾中結約不少見若屏盜
使無留迹肅吏使無姦心雖邑之民深以歸德而令
賴以稱治在君益無足言申國章公惇少與君善方
居潤時或不遠千里趨焉君仕屬邑乃不通一書投
一謁及申國以宰相起巧於傅會者哂君以為失策
君怡然自若也歸休十餘年年逾八十精神視聽初
不衰後進覩其貌恭而和聞其語誠而通徐察其所
爲仁厚而終始未嘗不退而自警曰真鄉先生也間

乘輿而出閭巷之人拱首相告曰此君子人也字畫詩章妙得古意有得之者必秘藏誦玩蓋不獨以君詞翰俱美而已鄉里尊嚮如此汝嘉將以大觀年十月日塋君于江陰縣青陽鄉之回埭原前事屬其妹夫盧察狀君出處大槩而屬其之銘銘曰材不用於世以阨於下位德則信於天以享於長年以此易彼亦既受祉其流曷窮蔚其子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墓銘

宋子直墓誌銘

通直郎知溫州平陽縣事宋君諱靖字子直以大觀元年七月疾革顧其子澥溥涇而言曰彭城雖吾鄉然田荒屋壞不可恃以久吾愛常州文物盛又汝外氏所在汝必塋吾於常而居焉從舅學吾死無憾俄以其月二十六日卒澥等奉遺命得穴於晉陵縣德澤鄉衝浦之原而以明年四月丙申克窆大事初君之疾也平陽之民不復至庭下曰須通直無恙乃可

辯曲直及君之卒也雖重谿復嶺之外老扶幼挈聚
哭於門曰通直竟捨我而逝耶語已又哭觀者亦哭
鰥寡孤獨又繪像以祠焉蓋君愛民出天性甫下車
罷胥徒之無名而巧挾文書以濟其姦者三百人令
曰猶或竊擾吾民亟執以告自是絕迹境內舉安漁
入夜半爭魚傷鬪捕者利賞指爲強劫如其說即當
死者十八人君原本情杖之而已以故得民心民數
前令勤明廉潔不以僻遠改其度如君比者纔省記
一二嗚呼古所謂良吏者君殆庶幾乎君叔渙嘉祐
末登進士第爲第三聲實暴耀君慨然師慕以自勵

鄉先生中書舍人顏復秘書省正字陳師道咸稱之
初用祖任爲郊社齋郎終父喪調壽州司法參軍未
幾丁祖母河東縣君妣氏憂又丁母夫人劉氏憂服
除調濠州司法應天府虞城尉通四考移同州馮翊
令代去改宣德郎磨勘轉通直卽在壽州雪垂死者
五人法當改官不以聞或詰其故曰我不就賞則失
入者可以無罪敗人以自成何心哉在馮翊以民苦
轉輸力與外臺辯論他邑亦賴以免居家孝友父病
刲股渙之子病心護視深到胷中無畛畦俸祿隨手
輒盡享年四十五曾祖說衛尉寺丞贈尚書工部侍

郎祖仲容駕部郎中父希元宣德郎君娶予妹五男
五女長淑第三汶皆夭逝餘即澥溥涇皆舉進士有
立志長女適太原府祈縣令姜思謙次未行次二亦
夭逝次尚幼惟君高祖右諫議大夫惟幹淳化中使
陝西首以高士紳放田誥楊璞萬適聞於朝咸被召
擢放尤光顯夫知賢而不與立孔子以爲竊位不祥
之實孟子以爲蔽賢者當之若諫議者固宜饗報以
大其後然自子至孫四世矣仕猶未達也豈報之大
者發遲耶故因叙君遺事而追載之以待焉銘曰環
川原兮氣秀蔚松栝兮根深四方上下兮曷往若來
止兮容音自我民兮屬耳騰故邑兮謳吟嚴奉嘗兮
茲始久彌章兮君之心

華世衡墓誌銘

君華氏諱仲平字世衡常州武進人曾祖參太常博
士祖直淵壽州下蔡主簿父申錫先世以來積習爲
善仕者多顯于朝居者能富其家至君之父益與諸
弟問學有聲弟峙旣登第寢用則曰足以慰吾心矣
可以行吾志也晷昏餘隙教子以嗣其業君退然季
孟之間似不能言者然心敏力勤日久功倍遂登元
符三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廣德主簿就職未幾丁祖

道維集卷五
三
毋夫人鄒氏憂服除授將仕郎高郵軍高郵主簿郡
守部使者交薦秩滿遷通仕郎鄭州滎澤令自京得
疾歸數月而卒大觀二年八月五日也享年四十有
二娶丁氏男聳尚幼女四長適進士沈執權餘在室
毋夫人陳氏老矣方賴君以養而君卒矣少妻幼子
擁持夫人相與慟哭晝夜不休吊者沾襟聞者酸鼻
越明年弟章奉毋夫人命以十一月二十日葬于武
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下蔡墓之西北百餘步銘
曰毋髮皤然子形眇然君歸九原嗚呼何言

孫明遠墓誌銘

晉陵孫姓多大族居南郭之外者特以儒顯自朝請
伯仲以文學登科子孫承之益奮勵爲名士君朝請
長子也天資莊重甫五歲對所尊言必稱名旣學即
忘寢食寒暑窮晝夜以自力每開卷先盥手淨几格
正衣冠儼然如侍聖賢而承訓誨自少至長初不少
懈以故讀書甚博造理甚深發爲詞章咸有典則晉
陵當熙寧改科之初邵公剛試于南宮余公中試于
大廷皆爲第一後者慕之士風寔盛迨紹聖鄉舉之
秋應詔而起者幾二千人君爽然爲舉首譽問輝赫
鄉先生有送以詩者期君追繼余邵二公之盛然躋

證久不偶乃以朝請謝事恩授太廟齋郎試吏部高等授將仕郎湖州安吉王簿邑大事劇君以廉恪協贊令治部使者交薦之遇八寶恩就遷通仕郎秩滿監泗州軍資庫時朝請七十六歲矣君方待次日率子弟奉承左右歡聲協氣洋溢閨門鄉邦矜式焉孫氏世多壽考君又孝弟忠信宜享遠福光顯于世大觀三年年方五十六俄以其夏感疾以五月九日卒于家前卒一月奉親之外不與人接但齋居焚香誦華嚴經而已帙甫終而疾作以至瞑目亦異矣哉有文集十卷君諱邈字明遠曾祖居約祖宗脩贈朝散大夫父揚休見以朝請郎致仕母王氏追封崇安縣君繼母施氏見封德清縣君娶姑蘓葛氏子男五人長曰環常貢于禮部以文行稱次曰瑋曰琬曰琰曰珪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莊安上次適進士虞穎次前卒次尚幼孫男祖德卜以四年某月某日墓于某縣某鄉某處朝請以銘屬浩浩不獲辭銘曰有才有志學以充之迄于大成可以有爲仕不及顯不行於世行于閨門衣綵而戲旣寧其親亦施其子子子孫孫率循于祖五十有六壽雖不長不亡者存嗣其隆昌

姚君墓誌銘

元豐初余與今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姚天迪斐
忱同在太學見其夙夜經史中畧不以家爲念問之
則曰我弟仲達字子上有才善幹順適親心無不至
我所以安於此者以其足賴也後二十年天迪尚未
第意其倦不復出然方且汲汲科舉如晚輩少年問
之則曰欲罷數矣仲達每涕泣而言獨不念先人屬
兄以起家之意乎奈何輒已家事無細大仲達身任
之兄但努力爲門戶計我以是不敢不勉又數年間
天迪登第得目疾甚異及見而問其故即曰仲達緣
家事數遭患禍皆人所不能堪者雖其心不以爲苦
然我不勝痛憤泣淚盡而致此今年春天迪調官還
過常州會余方遭仲弟喪而天迪亦適聞其弟危疾
倉黃亟去旣而書來則曰到家仲達已前卒實大觀
四年正月四日也享年五十七娶黃氏子男三人歲
葵策皆舉進士女一人歸王邦憲孫男女四人卜以
其年九月十七日塋于剡金牛之原念其平生以從
兄奉親故屢投身幾死之地不憚鄉里歎以爲難比
年芝生于書樓又生于堂廡聞者皆以爲孝友深篤
所致今不幸死矣苟無以發揚則何以慰泉下又念

分好不以窮通改易久而彌厚者莫如我友乃不遠千里走隸人持行狀踵余門余不得辭惟姚氏世惟越州剡縣人仲達之曾祖文玘祖德榮父延祐皆有潛德延祐生三子長曰仲堪嘗以文學薦早卒次卽斐忱仲達也銘曰瘠其身以肥家殘其身以成兄豈其身不足顧惜乎蓋不敢忘先志而規自寧焉嗚呼惟天矜之後人興

孫叔權墓誌銘

君孫氏諱握字叔權世爲常州晉陵人曾祖世南兄弟六人皆有聲場屋同時薦禮部者四人自後子孫相繼以進士起家祖式獨隱居不仕父誼資州龍水縣主簿有四子君爲第三龍水捐館時君纔十三歲已能自立如成人外祖湖州德清縣令徐良佐以能詩名江左每過君家有所詠歌君輒私屬其韻德清歎譽之及長篤志問學數試有司不偶或勉以不若治生事君曰奈何廢箕裘之緒耶益自奮不怠君天資沉靜未嘗妄笑語居家事母從兄友弟與鄉里親朋周旋靡不得其歡心當利害相摩之際他人徃徃憤形色詞君獨遜順而已衆尤以爲難及大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遇疾二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娶

錢氏三男公發公才公美皆幼四女皆未嫁卜以其
年十月十四日墓于武進縣後暑村先塋之右其弟
揀以母兄之意求余銘余與叔權親好甚厚不相見
纔十許日而叔權逝矣今乃為之銘悲夫銘曰其容
漠然如不能言其心皎然不以利遷後暑之原奄從
其先其後則延何有窮年

李季侔墓誌銘

季侔予友也熙寧中今衢州西安縣丞文林郎詹抃
成老方以通經為鄉黨師予與季侔從焉季侔尚少
已知夙夜自力為起家之計成老每每歎譽聞者咸

謂季侔之親輕財赴急屢脫人於艱危陰德所鍾其
由此而顯乎予出遊四方久且三十年而季侔布衣
試有司猶弗偶然其志益堅其學益進購求群書惟
恐後時所聚萬餘卷博覽者資焉嘗曰遺子黃金滿
籛不如一經親既以是遺我我復以是遺子子子孫
孫用之不竭况萬卷之多乎庶知我之富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嘗由族屬達於里閭周其窘窮而任其婚
姻喪葬之事徃徃諱不自言尤為先生長者所稱大
觀二年年方四十七奄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家悲夫
季侔字也諱畸寔李氏常州晉陵人曾大父振大父

宿父選妻裴氏男三人長曰元善嘗中上舍選蓋將
責以入官以成先志次曰元美曰元 皆幼女八人
長適登仕郎辟雍直學施垓次適登仕郎婺州蘭溪
縣主簿蔣璨假將仕郎邵熊太廟齋郎霍端本次在
室其弟剛與元善卜以三年九月壬寅葬于晉陵縣
萬安東鄉之採菱埭念所以詒後人者乃泣以見屬
於是序而銘之銘曰士方奮于庠序孰蔽之弗使與
世方躋于仁壽孰嗇之弗使久尚其有書充塞棟宇
承以弗忘其孰禦

何繼文墓誌銘

前進士何升之將以政和元年三月壬申葬其父於
江陰縣鳳戈鄉之由里山前期走晉陵且泣且拜屬
某曰先人力教升之冀有成立崇寧二年春甫賜第
卽以封事竄蘇州大觀四年夏蒙恩復入官而先人
棄諸孤已九月升之不孝罪大懼無以自贖惟是發
揚潛德為不朽計尚庶幾可以自竭謹持鄉丈人陳
鼎所為行狀請銘豈惟升之幸所以慰冥冥甚厚浩
受而讀焉曰君諱武字繼文世為金陵大族曾祖清
避李氏亂徙居江陰今為江陰人祖亢父詠皆舉進
士職方郎中徐申天聖中為江陰司理參軍聞詠賢

以妹妻之生子五人君其長也幼好學能爲詩長益聰敏強記自五經暨陰陽家說靡不該洽或勸之應舉則曰我山林人耳教子弟以紹先業足矣一日戒升之曰吾家積德久已累世必有興者其在汝乎勉之勿怠升之游太學較藝常列巍等聲名籍甚間歸省君遽遣之曰勿以吾貧累汝志升之遂由上舍登進士乙科賀者盈門君無喜色及其得罪喧者既至君無戚容未幾恩釋升之以歸君亦恬然自若也君孝友甚篤信義甚著弟嘗爲姻家所訟逮捕甚急君亟詣縣請自對州獄以高年冒大暑留數月直其弟

而歸舅大理寺丞徐信寶卒貧甚其子遠出君贍給其家數年畧無倦意鄉人爭訟多取決於君以急難告者必極力濟之嘗得衛生術平居怡怡惟以詩酒自適故年雖高貌若少壯大觀三年秋忽作詩別家人後三日而卒寔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七十二娶張氏子男三人長升之次申之次冲之女一人未嫁孫男女二人尚幼噫茲可銘也已銘曰我我兮里山渺渺兮江水地龜食兮莫違奄佳城兮在此追厥美兮如綸恩方來兮未已曷旣逝兮不忘惟承家兮有子

至明弟墓誌銘

君諱洞字至明上世蓋杭州錢塘人曾祖隨伯祖賈為廣東轉運使而卒塋于荆門先祖乃卜常州居焉今為常州晉陵人先考有子六人君次於為第二自兒童時即能致曲以事父母少與予偕從師讀書予既出仕諸弟游學君遂不復應科舉曰我當專省定以安兄弟之心故予與諸弟去親側久至四五年近猶一二年而君獨未嘗離左右油油翼翼柔色怡惟恐絲毫忤親意予頃緣罪戾竄斥湖邊君時已感風痺二年矣初不自憂特余為深憂髮盡白其天性

孝友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予方貳天官遇郊祀恩奏君為假承務郎以疾不能赴調後八年疾復作奄忽而逝實大觀四年二月二十有一日享年四十有九吾母安康郡太君張氏哭之甚哀聞者泫然歎曰善人遽爾乎乃俾高年之親痛念至此耶曾祖諱元慶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贈左屯衛大將軍祖諱霖尚書都官郎中考諱戩廣濟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妻張氏男樞舉進士以其年四月五日塋君于晉陵縣德澤鄉之林莊先祖墓之東北二百步於是涕泣作銘納之壙中銘曰才也過之弗猷弗為壽也嗇之

弗艾弗耆其誰已之莫得而知有子頎頎奮于書詩
君子不亡庶其在茲

鄒君墓誌

君諱擴字希聖西京作坊使諱某之曾孫東頭供奉
官閣門祗候贈左屯衛大將軍諱某之孫舒州宿松
縣尉諱某之子屯衛而上世家錢塘宿松徙于常州
君幼孤某之祖尚書都官郎中諱某君叔父也撫育
君而教誨之如子逮君有室始自居于宜興以訓童
子爲生晚年倦甚乃不復出無子可以就養浩與從
兄從事郎北京國子監教授起皆助以俸旣又皆罪

廢不克助蕭然席門之中時時吹簫數聲而已孔子
所謂善能自寬者君其類乎大觀二年秋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三初娶許氏再娶李氏以
某月二十七日葬晉陵縣德澤鄉之赤岬村在都官
塋之南一里許某於是雪涕而銘焉銘曰幼而孤老
而獨賴猶子助以祿俄失之久莫續壽而已豈其福
惟自寬追往躅

銘張明墓

役者張明以熙寧丁巳十月二十四日生宿州柳子
鎮以崇寧癸未八月十一日死于昭州朝天坊其服

役予家蓋十有九年初予之竄永州也僮奴率憚行
獨明求行甚力後又隨予至昭昭於廣西最為惡地
桂之城門號昭州門者不敢開開輒瘴大作以故南
人自畏之商旅弗由其途監司弗飲其水予至之日
適又甚焉素巾滿郊塵喪鼓連晝夜故老言數十年
無有也嘗於蒼埃白霧中恠鳥正飛而墮鷄豚狗彘
正行而顛仆問之他人則曰發瘴然也然隨予居者
無一不染此疾呼醫治藥朝夕以之於其呻吟事洩
予形影兀兀寢食幾廢但幸其皆救耳明卒不救
其偶然邪非偶然也邪以其死之明月具棺歛
葬于僊宮山之陰而為之銘銘曰生于北斗之北誰
汝生死于南箕之南誰汝死汝之所以然者吾無得
而詰焉汝之體魄其安于此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七

墓誌銘

長壽縣君高氏墓誌銘

夫人姓高氏亳州蒙城人率府副率諱遵望之女承
議郎李君毓之妻夫人生大族耳目富貴於其童時
輒能以禮自飭父母賢之故以歸李君其移所以處
施於其家自爲婦至爲母爲姑上下內外翕然宜
之無間言李氏素雄於財至承議君則礫硠有大節
不復以積蓄爲事日與幽人豪士相伴乎風塵之外
而已其後宦遊四方養生之具徃徃不繼夫人竟未

嘗動心焉承議君白首矣方且栖栖篋庫間或以爲恨夫人獨勉之曰仕誰不願達其不得達者命也君如命何我聞爲善必有報姑教諸子以俟之可乎平時奉佛甚謹晨起誦其書有常數數未滿輒不飲食元祐初年從承議君監濠州酒務明年六月初十日以疾卒享年七十累封長壽縣君子男四人翊蟻螭竦皆舉進士蟻螭皆屢試禮部尤以文行稱女一人未嫁孫男女五人越二年翊等奉其父命卜以其月某日祔塋于揚州江都縣東興寧鄉曾祖諫議之塋前期來求余銘余頃教授揚州螭時爲學正相好也不獲辭銘曰長壽之賢信于稗齒未嬪高門益安義理豐約後先豈易其視問關良人穎脫諸子敬戒成就弗怨弗鄙善報有期云乎不俟昭示無窮庶幾在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元祐四年七月六日陳君諱某之妻夫人林氏卒於是陳君卒八年矣其塋在興化軍某縣谷山之先塋其子舜昂舜元將以其月某日舉夫人之喪柩馬前期用其友人江陵府松滋縣令監開封府陳留縣酒稅王回之言以求銘於浩浩頃遊太學與舜元厚後

官楊州又嘗因之以定交於回也不敢辭夫人某縣人父諱將異其性爲擇對旣笑歸陳君迄白首作止皆中義理內外上下安之爲女爲婦爲母爲姑者至指以爲法陳君少有四方志已而所嚮繫軫輒拂衣還里門以詩書訓諸子且招善士爲之師夫人於時罄奩中物買地築室佐其事無一毫顧惜七男子雖不幸死矣然其成就如舜昂舜元皆力學而舜元尤以節行籍籍東南蓋不可以多得也嗚呼夫人可不謂賢哉享年七十有九男二女嫁湖州烏程縣丞劉似進士戴勵孫三男六女一嫁進士傅求餘未行銘

夫人嚴氏墓誌銘

曰輔佐以義以成其子以卓犖乎多士壽考以歿以同其穴以安于舅姑之側嗚呼夫人流慶其未艾

毘陵張氏居張莊者爲東南著姓由穆虞卿而上累世皆義居至虞卿益蕃雄一方其伯父老矣委家事以自佚而門內之治惟虞卿之婦總焉虞卿娶霍氏生一男四女而卒夫人嚴氏寔繼以行事其伯舅如其舅撫其前子如其子虞卿落落鄉閭與賓親適其平生而不他慮夫人力也未幾虞卿卒夫人益務飾其子故其男炳從師友爲進士其女歸進士鄒洞胡

明脩王輔世胡謚莊安常皆不歸夫人幼育而長嫁之其自奉則一切薄約遊燕不輒出見至親有時語人曰孀婦當如處女中外族黨睦然歸心侍婢白首不忍去顯官有賞其節者力求繼其室竟不奪初志其母亦不忍奪也初得疾即治歛具比革命家人取視顧其母年且八十在傍泣曰兒不獲終養矣奈何語絕逝去是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享年四十七父士元母強氏蓋同郡儒家也生二女一女未行炳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壅于某縣某鄉某原謂余姻好屬銘銘曰得夫而早死有子而非已出諸孤恃焉以迄于家室皎皎弗渝秉其一德爲女婦毋是迪是式有歸其立有蔚其殖何千萬年夫人安宅

夫人程氏墓誌銘

夫人程氏世爲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士隣某官贈某官祖昌言某官贈某官父端某官晉陵於浙右爲士大夫最盛處程氏於其間又爲名族夫人生長家法中早爲父母所賢年當行會今婺州觀察推官林君師醇醇中方中進士第遂以歸之醇中幼失所怙太夫人甘貧守節訓育諸孤以至白首蓋已勤矣自夫

人歸凡委以肅助閨門與其施于上下內外一如太夫人意醇中不以位卑自少所至奉條約脩職甚謹未嘗開口乞憐上官以故間關州縣人或不堪其憂而夫人獨以義命勉焉且左右奉承惟恐不動家室念聞者歎曰真林氏婦也間喜讀書一覽輒成誦尤篤信內典渙若有得者醇中爲壽州霍丘縣尉時夫人得疾一日與醇中語皆超詣名理神色不少變已而逝去實元祐七年九月十八日也歸林氏凡十年年三十二生一男一女後二年紹聖元年醇中卜以八月某日葬於蘇州吳縣其鄉某山之原前期狀其行屬予銘且曰程氏生平雅好文字且知君與我友善庶幾慰諸泉下銘曰移孝于姑移順于夫克隆厥家而弗與俱彼茁者子身後之儲雖則遠矣凜其如初

蓬萊縣君狄氏墓誌銘

夫人狄氏其先太原人唐梁公之裔也曾祖希顏贈兵部尚書祖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父遵禮左朝議大夫母鄒氏壽安縣君夫人幼淑慧父母愛之旣笄遂以歸吳君克禮龍圖閣直學士中復之子也龍圖方顯于朝所與婚皆一時望族而夫

人自初迄終能使舅姑與其孝姊姒安其和急難德
其施宗黨稱其賢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八日卒至建
中靖國元年十有六年矣其夫不忍娶以繼其室享
年四十有三追封蓬萊縣君子男塙舉進士女適進
士潭泌孫男一人女一人克禮今為朝奉郎新絳州
軍州事將以二年二月六日祔塋于南康軍都昌縣
白鳳鄉之先塋謂某視夫人為外姊屬銘銘曰夫老
弗偕子養弗逮往其從之舅姑所在宅兆既安松檟
既成恩則不忘儼如平生

夫人鄒氏墓誌銘

故壽州下蔡縣主簿華君諱直淵之妻夫人鄒氏崇
寧元年年八十有二以閏六月癸亥終于常州之私
第其孫仲平等以十一月丙申祔藏于武進縣懷德
北鄉下蔡之墓五年追迹行實而為之狀曰夫人尚
書都官郎中諱霖之長女太常博士諱參之家婦其
先杭州錢塘人都官徙常之晉陵夫人幼警慧古今
文章歷耳輒成誦都官未有子夫人率其妹供子職
甚謹都官賢之以歸下蔡下蔡失所恃弟妹多未齒
夫人一一調護至於冠昏門內之事大者稟命小者
專達靡不如太常意太常用是徇國忘家以顯名于

道外集卷之七
朝下蔡既倦遊語夫人曰吾將歸佚故鄉安能之否
夫人曰君安無不安者下蔡以故勇退就閑逍遙聲
利之外二十年如一日未嘗悔往慨不遇惟訓誨子
孫而已子男四人申錫峙嶼申伯皆舉進士申錫峙
尤以文學知名峙登第歷官一時公卿爭挽致之不
克用以卒終衢州西安縣令女三人適進士李亘胡
元均霍端輔孫男十三人平寔彥宇宙完寓章寅寬
宰宋皆舉進士仲平登第為高郵主簿寔以特起賜
第鄆州州學教授女十三人長適進士周咸次王臨
次繼咸室次主履鄉語周先餘未行曾孫十三人夫

人老矣四子皆前逝孫彥宇亦夭逝聞者不堪其憂
而夫人安之若命泊如也晚年不復省家事惟歲時
祭享必纖悉閱視或以勸止則由先實臨之安敢怠
夫人賢德蓋如此狀已寔持以來且曰夫人顧言曰
吾銘當屬吾姪浩敢請嗚呼浩之先君朝奉既不幸
矣姑尚無恙可以慰罔極之恩今亦不幸矣又屬銘
悲夫於是雪涕而銘之銘曰都官之女太常之婦姪
德下蔡卒為賢母八十有二其身則壽其子則否不
稱其有不在其子必在其孫軒軒既翮既翮而騫動
惟時矣聿傳于天有豐其碑有穹其龜闈于高松淑

德光輝尚其有詩配此銘詩

德興縣君曾氏墓誌銘

台州天台縣令王君諱無咎之夫人德興縣君南豐曾氏諱德充字淑珍贈太師沂國公仁旺之曾孫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孫太常博士贈太師曾國公易占之女既笄而嫁嫁九年而嫠嫠四十年年六十九大觀二年五月乙丑終于潤州其子之官舍以仲兄丞相布之恩賜冠帔封邑子男二人細通仕郎杭州仁和縣丞縕文林郎潤州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朝奉郎國子司業朱京次適通

仕郎建昌軍南豐縣丞楊槩孫男三人女三人夫人性莊重又積習家法故自處以至於行自幼以至以老內外宗黨爲女爲婦與爲母者咸取則焉喪父方八歲哀慕已如成人及歸王氏能安其貧而相以義天台用是棄官潛心著書立言爲世大儒天台沒四顧無所託乃携諸子依于仲兄訓誨撫存頃息弗怠久之男克登第女得所歸男皆以文行知名且將光顯于世王氏丞嘗幾絕矣至是復繼而滋豐夫人力也嗚呼賢哉初丞相與弟翰林學士肇居于潤比其久疾俄而學士疾革丞相聞之一慟而薨學士旋少間

聞丞相薨亦一慟莫救相去裁一日蓋大觀元年八月乙卯丙辰也識者固已歎二公友悌誠篤不可及後二年夫人隨其子官于潤州及境亟往哭之亦下慟不挾日而終識者又知夫人之賢無媿乎兄弟如此細縵卜以四年正月己酉塋于建昌軍南城縣可封鄉松溪之原相與泣血述夫人之行屬浩為之銘銘曰曾氏之先參遊聖門門人三千特以孝聞由元違西有遠其齋篤於親親豈惟男子猗歟夫人自幼則然從而行咸以為賢既成其夫亦顯其嗣我心不忘念我兄弟一慟而絕如弟如兄與古列女凜其

同聲

夫人葛氏墓誌銘

夫人葛氏其先廣陵人楊行密亂江淮高祖徙居江陰今為常州江陰人曾祖廓祖惟則父瑜世以貲高一方夫人生最盛時而謹約柔順不啻寒家子年十四失所怙事母張氏以孝聞外祖光祿卿鑄尤愛之會今朝散大夫致仕胡公遠方擇伉儷於是夫人歸焉舅正議公既沒姑和郡義太君虞氏在堂聚族衆貧甚夫人罄奩中物以裕其謀無吝色和義有痼疾夫人侍左右十餘年藥餌不經心手不以進一日疾

遽革大夫隨檄未還夫人哀涕之外區處喪事靡不周盡長女甫嫁大夫被旨出婿自數千里來勢不得款時慈聖光獻皇后山陵未祔法家謂婚姻初無禁文夫人曰縱於文無害理有未安執不可已而果有虞祭之限其遇事類如此大夫自壯以至歸居家奉親友諸弟當官夙夜不顧和義退安里門逍遙於風埃之表五十年間人無間言繫夫人輔佐力也諸子篤志學問宣力郡邑為士民歎譽鄉人稱願焉亦夫人有以助成之也大觀三年冬得疾十月十八日晏然而逝享年七十一以大夫恩封永康縣君子男五

人長曰聿承直郎知建昌軍南城縣事次曰津通仕郎行台州司法參軍次曰緯曰建曰律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知荆明軍當陽縣丞黃熙次適進士謝景平次適西頭供奉官監磁州固鎮楊應律次適進士唐實孫男女十二人卜以四年九月二十日葬於武進縣懷得南鄉之永安莊正議塋之西北二十步大夫屬其甥文林郎知泗州錄事參軍張晬狀夫人行寔而以浩辱在親好屬為之銘銘曰法度是循鳴鳩其德歌于國風允為內則得之自天聿追古昔有如夫人柔順均一知進知止克相以義或仕或處率成

以理令妻壽毋曾其受祉我銘不誣昭于曷已

夫人臧氏墓誌銘

夫人臧氏世爲越州山陰人嘗嫁而孀居後乃歸今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妣君棐忱金溪有男七人芾薄芝華皆舉進士葶藶若尚幼女三人長適錢宋臣次適陸寧次適歸宗夫人各隨其分極意調護如已出諸子安之悉如前毋無恙時金溪與弟仲達相視如左右手父母旣歿同心協力久益堅確夫人奉此意以周旋惟恐不逮仲達每窘於官即出奩中物以脫其艱危無吝色及其得疾以至不幸適金谿赴

調未歸所以處醫藥辦喪事卹其姊而耐其孤凡驚擾之際男子所難勉者靡不由盡勤誠金谿歸歎曰使我自竭不過如此其家方賴以肅睦而奄以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感疾卒蓋歸金谿之四年也享年三十九將以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于剡之九里原來求銘銘曰甫閨門兮四年俄兆域兮九里惟暫留兮亟徃果孰使兮如此澤不泯兮柩椁采復遵兮沼沚獨冥冥兮難追感夫子兮曷已

高平縣太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范氏世爲蘇之吳縣人太子中舍仲溫之女資

政殿大學士謚文正公仲淹之姪女也中舍仕未顯而逝文正迎其嫂及諸孤以歸尤器愛夫人曰異時當爲擇良婿其後文正薨其家追用先意以夫人嫁四明周公師厚公自衢州西安令改官由制置條例司即提舉湖北常平遷運判易湖南久之乃通判河南府保州以卒凡三十三年夫人所以事舅姑奉祭祀治家教子致公仕不顧私歿無後慮非特親戚鄉里之所稱道而士大夫籍籍聞之固亦不可揜也自元祐以來從兄丞相純仁從弟右丞純禮龍圖閣學士純粹相繼登用婿陳瓘亦除諫官有以爲夫人賀

者初無喜色曰先文正篤於忠義親者尤服其訓吾兄弟吾婿必以是得之耳及皆竄逐又或以告夫人無憂色曰吾婦人不知外事但各願其無忘國恩而已子錡嘗擢爲提舉官罷條一司勅令未幾又以上書責監泉州稅夫人年高疾久不可遠侍以去錡不忍離左右夫人戒之曰汝罪大責輕朝廷豈終棄汝亟行勿以吾爲念已而錡果蒙恩得真祠以歸居四年夫人以大觀三年八月十日卒于四明之里第享年七十九初封蓬萊縣君後改封高平縣太君子男三人長錡承議郎次銖台州黃巖縣尉次慧印從浮

屠氏女三人長適監察御史俞偉次適奉議郎毛濛
次適宣德郎陳瓘孫男女十人以政和元年十月八
日葬于通遠鄉銀山管金谷里祔夫人之兆鏐與浩
親厚遠以銘見屬銘曰惟文正篤忠義忘廼身徇國
事習見聞逮女子施于家率由是自其夫暨後嗣助
成之靡不至要所存似兄弟若夫人可無媿

壽昌縣太郡嚴氏墓誌銘

夫人嚴氏其先成都人後因宦遊徙貫姑蘇曾祖諫
尚書虞部員外郎祖頴職方郎中京東路轉運使父
孟堅衡州軍事判官母甄氏夫人甫笄歸毘陵張公

次元繼其室公之父天章閣待制盥之與其姪太常
少卿鑄同時以光祿卿老于里第號為二卿其族甚
盛然上下內外靡不以夫人為賢公自大理寺丞積
官至朝請郎自監楚州糧料歷任至提點鑄錢出處
進退事多故矣初不少貶以追時好山陽徐先生積
考公所尚以謂有志於古之所謂剛者夫夫休戚同
焉蓋三十年未嘗有一毫動公念公之姊妹皆喪夫
子幼公取以歸夫人待遇之甚厚家事稟而後行擇
名士以嫁其女比夫人不幸其女號赴若喪所親曰
恨無以報德判官既沒即迎繼母張氏竭力致養張

臨終曰吾死於此無憾提點既葬携諸孤還里第問
 學有客造門必詢賢否誠賢即縱從之遊促家人為
 具笑語異常日喜長慶集幾成誦愛泉石不樂世榮
 嘗中秋為歌詞示子孫其所稱慕乃陶淵明白樂天
 而已元豐元祐間釋氏禪家盛東南士女紛造席下
 往往空閨門夫人聞之戒家人曰苟盡婦道即契佛
 心安用從彼擾擾邪疾革命子孫諸婦環坐食芡實
 既而曰且靜我當去語絕瞑目子婦遽起呼問則已
 逝矣大觀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二初封華
 陽縣君後改封壽昌縣太君子男八人長基通直

前卒次堅通仕郎次如晦墀垂牧堽睿皆舉進士女
 三人長適進士方希純次適宣德郎呂切問次適承
 事郎崔頌孫男十二人鐸鑑錚錫鉢鉢錫錚錚錚錚
 錚女七人長適進士謝亮次適假將仕郎周鑑次許
 將仕郎畢知微次許進士石公騏餘尚幼曾孫男一
 人以其年十月丁酉附葬于滁州清流縣昌城鄉安
 仁村提點之地狀其行屬銘嗚呼夫人於外孫中眷
 浩特異浩頃得罪竄嶺表親戚朋舊不復顧省甚者
 聞姓字而掩耳過門巷而障面夫人獨數數到吾家
 拊存吾母倍於平日又命諸子遺書問勞不絕所以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七
勤卹瘡癘窘窮之時畧不以禍福搖奪其意疾且革
矣聞浩至前猶恐呻吟之聲從容慰諭嗚呼無復報
德之日矣敢不勉次遺事而為之銘銘曰惟柔承剛
嚴濟恩夫功顯白子行稱華陽壽昌襲光榮綵衣交
煥蘭膳馨詵詵奕奕嬉曾孫一方矜歎五福膺可山
環滁高且清奄忽從公閔佳城慶流厥後當彌興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七

程